

# 青青的苜蓿

秋子红



百姓故事

苜蓿地坐落在庄北的高台上，远远望过去，像飘在田野上一团随季节变换着深浅颜色的青绿馨香的云。

惊蛰一过，大地从严寒的桎梏中苏醒了，这时候，苜蓿从枯黄的茅草下发芽了，那些妩媚、黄嫩叶尖和叶瓣还蜷缩着的嫩芽，翠生生被枯黄的茅草盖着，不走到地头根本看不清楚。一场春雨落下来，苜蓿开始生长了，一瓣瓣小小的椭圆形叶子舒展开来，一簇簇将苜蓿地里干枯的茅草和地皮覆盖住。这时候，苜蓿的颜色要比田地里麦子的颜色浅一些、淡一些，远远望过去，像飘在深绿色麦地中一朵诱人的青青的云。

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，牛马嚼了一冬的麦草，正等着长高的苜蓿上膘呢，因此，苜蓿地常年有人守着。正月葱，二月韭，三月苜蓿正合口。苜蓿是人们下锅的一道菜，尤其在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里，简直是人们饕餮的一道美味。当然，时时惦念着苜蓿的是村里的女人们。她们走到庄北，总要抬头向远处高台上望几眼，望着那一片青青的嫩苜蓿，腮帮子里洋溢着口水，回想着嫩苜蓿的种种做法和吃法。终于，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通过碰面时几声咕咕，甚至一个眼神，在她们中间逐渐有了默契，她们约定

在天黑后三五个人结伴去偷苜蓿。不，她们从不叫“偷苜蓿”！她们和村庄里所有的人一样，一直说“搬苜蓿”！当然，那些女人中，也有我的母亲。

天黑透了，我们正要上炕睡觉，这时我家院门外响起敲门声，伴着敲门声的，是隔壁婶子重重的咳嗽声。母亲向姐姐使个眼色，怀里揣着早已准备好的花布兜出门了。从母亲脸上诡秘的神色中，我们早已猜出来，母亲是和隔壁的婶子们去搬苜蓿。夜越来越深了，父亲天擦黑就去村上的饲养室喂牲口去了，没有母亲的家里，冷冷清清空荡荡。我们躺在被窝里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邻村看苜蓿的人，会不会突然摸黑来地里，母亲和婶子们会不会被人逮住？后院白杨树、土槐树上传来夜鸟凄厉的叫声，我们恍惚听见，远处隐隐传来女人的争辩声、哭泣声，我们的心缩成了一团。后来，母亲终于回来了，披着一身寒气，裤腿上湿漉漉的。母亲上了炕，手脚冰凉，但脸上喜滋滋的，泛涌着一种满载而归的喜悦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吃到了苜蓿。母亲将苜蓿煮熟，用油、盐、辣子调成清晨我们吃苞谷糝子的佐菜；母亲将苜蓿和麦面掺和在一起，烙成苜蓿饼；母亲用苜蓿蒸成麦饭，刚蒸熟的麦饭甜丝丝的，吃一口，满嘴的清香。母亲和村庄里的女人们其实是很少冒险去搬苜蓿的，时常搬苜蓿的，是我们那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。

庄北高台上的苜蓿地，其实是邻村一

个叫小寨的村庄种植的，常年由一个被我们叫“青蛙”的人守着。“青蛙”四十出头，长胳膊长腿，跑起来身子往前一蹿一蹿，样子就像只蹦跳着的青蛙。我们提着裤兜，在高台下的坡坎上、土路边割着草，“青蛙”提着条鞭杆，站在苜蓿地头的土路上，用锥子一样尖利的目光盯着我们。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一瞅着苜蓿地和四周的田地里不见他的踪影，我们便一群麻雀般落在了苜蓿地里。

苜蓿已长到一拃多高，一簇簇嫩生生，我们放下裤兜蹲下身子，一双手哆嗦着飞快地抓起来，手上染满了苜蓿的绿汁液。我们一边搬，一边仰起头，向远处飞快地瞥一眼。忽然有人惊慌失措喊了一声，“青蛙”来了——可不是，“青蛙”一蹦一跳着正从苜蓿地上头向我们飞奔过来，我们惊叫着提起裤兜，跑出苜蓿地，跑下坡坎，穿过麦地向村庄跑去。

我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和自己胸口怦怦的心跳声，双脚踩在麦地里，像是踏在一团棉花上，双腿僵硬得怎么也使不上劲。那天，“青蛙”是怎样跑到我身边的，我一点察觉都没有，直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，向我叱呵一声，然后一伸手，抓住我手中的裤兜向上一抡，裤兜里的苜蓿撒在麦地里，裤兜到了他手中。后来，“青蛙”提着裤兜骂骂咧咧向着苜蓿地的方向走了。我的脸煞白煞白，一直等他走远了，我才“哇”一声哭了。

那只裤兜是父亲开春时刚从镇子上买

回的，裤兜外面的竹皮还是青绿色，母亲掏灶火里的土灰都舍不得用，一直用着旧裤兜。现在裤兜丢了，我想一定会挨父母一顿叱骂甚至责打。伙伴们早回村庄了，我一个人躲在村口麦堆后面，向着远处茫然张望着。远处，青绿无际的麦子一眼望不到边，麦地上跳跃着苍白的阳光，整个世界就像我的内心一样凄凉、空旷。一直到天擦黑，我才畏畏缩缩进了家门。父母并没有叱骂我，母亲只是望着我，轻声叹息了一声。母亲说：“晚饭给你在后锅里热着呢。”揭开锅盖，一大碗煎搅团，两块玉米面把把，还热乎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总梦见苜蓿，苜蓿已长到半腿高，一片片茂腾腾绿葱葱，蝴蝶在苜蓿地里飞舞，蚂蚱在苜蓿丛中“吱吱喳喳”地叫，地里开满了紫莹莹的苜蓿花。但梦得更多的是春天的苜蓿地里，那些肥嫩的枝秆上长着一瓣瓣小小的椭圆形叶子的嫩苜蓿，在春风里摇头晃脑，一片片青青的，像是无边无际。我提着裤兜，还是我们家那只新裤兜，蹲下身子搬啊搬、搬啊搬，裤兜装满了，我却怎么也提不起……后来，身子一激灵，梦醒了。

夜已很深了，窗外笼着一片淡淡的月光，春天村庄的夜晚静极了。忽然，我闻到从窗口飘来的花香和草木香中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轻轻一嗅，我便闻出了那一定是从庄北高台上飘来的苜蓿气息，幽幽的、淡淡的、清香极了，似乎能让我的整颗心轻轻飘起来……

# 初见陈仓

郭发红

今年2月10日，我在上海拜见了陈仓，真有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。

去年8月，陈仓的散文集《月光不是光》获得鲁迅文学奖，关于他的消息铺天盖地。我一口气读完他的《拯救老父亲》，感动得两宿都没有睡好，再三督促女婿让到陈仓的联系方式。之后，我如愿加上了陈仓微信。12月，我和妻子从西安到上海，继续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。月圆之夜，我微信联系陈仓，提出要拜访他，或两家人小聚一下，陈仓回复，可以。这一愿望终于在今年2月10日得以实现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春风拂面。我与妻带着外孙女提前十五分钟来到约定的店前，刚歇了歇脚，只见一个戴着鸭舌帽、戴口罩，背着个背包的人出现。我没有犹豫，上前直喊“陈老师”，陈仓抬头，我确信蒙对了，遂趋步上前，激动地伸出右手，与他使劲相握。我们在大厅选了个三面环形的长方形方桌，陈仓带着儿子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，两只眼睛总在甜蜜地笑着，他们父子坐在桌子一边，我们坐在另一边。前几日看过陈仓晒儿子的两幅书法，是李白的《关山月》和杨慎的《临江仙》，落款盖有红印。谈起这事，陈仓告诉我，儿子练习书法三五年了。餐厅暖气好，温度高，陈仓儿子要脱衣服，但似乎觉得这个行为不大合适，遂请示父亲。陈仓笑了，说你随便脱，只要不脱光就好！我们也笑了，感觉他们父子之间很亲密，陈仓谈谐的表述，又让我想到散文集《月光不是光》在介绍他作品“三人”特点外，还有许多风趣幽默，让人哑然失笑的地方。

“哎呀！”陈仓突然喊声，“我竟然全点了素菜！”我说还有羊肉串、羊杂汤和什么瘦肉菜吗？“那怎么够！”陈仓再次抱歉，“实在对不起，我按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了。”陈仓像犯了大错似的，带着懊恼说：“我是否太自私了？”我赶紧打圆场说，挺好的，现在大家都喜欢清淡饮食。我怕他不相信，起身拍了拍我臃肿的肚子表态，非常好了，我还要向你学习呢！陈仓终于稳稳地坐下了，但随之他又与儿子换了座位，坐到了我的对面。

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幅书法作品，送给陈仓。陈仓送我一本《再见白素贞》，并认真地签了名，在落款后，他从背包中拿出印章，压好印泥，端详了片刻，然后直直落印，接着停了片刻，猛一抬手，便赫然呈现一方红印。面对清晰小篆“陈仓”大印和面前的真人陈仓，我激动得语无伦次，紧紧地抱住了他送我的书。

陈仓谈起他坎坷的经历，说他人生中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贵人相助，是这些贵人改变了他，让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个拐点，所以他对生活，对这些贵人，满满都是感恩。

他说第一个贵人是老家县城的一名小护士。那年他小学毕业，随19岁的哥哥去灵宝淘金，路上拦了辆拉矿石的车，谁想车翻下了沟，危急时刻是哥哥推了他一把，哥哥却付出了生命。他在医院治疗期间，整天难受地叫喊，一个小护士了解到他的情况说，你才十几岁，为什么不去念书呢？他说，念书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在山里放牛，帮父亲割柴。小护士笑了，认真对他说，念书可以考学啊，毕业分配就能吃上国家饭。他突然明白了，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条路，自己身边都是文盲，几乎没有人走出大山，难怪成了井底之蛙。陈仓后来咬牙坚持读书，他考上了学，毕业后吃上了“商品粮”，重要的是他走出了大山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第二个贵人是商洛文化局的领导。当时陈仓在丹凤县委工作，因发表诗歌小有名气。他跟着几个本地文坛前辈去拜访上级领导。领导对他们讲，你们要走出去，小河养不住大鱼。你们看贾平凹、陈彦、方英文等，他们走出去都成了事了。因这句话，二十五六岁的陈仓毅然决然地跑到西安，开始他在媒体行业的奔波生涯。后来他南下广州，北上北京，再后落脚上海。

“还有我在上海的领导和同事……”陈仓沉浸于往事之中，由衷地感慨：“难得啊。”猛然抬起头对我说，贵人好比灯光，照耀着我，温暖着我，我必须努力写作，不舍昼夜才是。他停了一下补充道，我也愿像他们一样，传播善的思想，给人一束光。

陈仓是一本大书，值得我们用心去读。

# 商洛山

(总第2419期)  
刊头摄影 李钊



# 登金凤山

孔权利

登金凤山很多次了，以前都是走马观花似的赏景，连半山腰立着的红梅观赏处的牌子都没注意看，还傻傻地以为这如烟似梦的美景是桃花哩。

这次我特别细心，边欣赏美景边拍照，每一块宣传栏、指示牌都仔细阅读，生怕错过了介绍。一路上，先是看到一些松柏之类的常绿乔木，几棵山桃树娇艳开着，蜜蜂飞来飞去采蜜，还有几株油菜花，金灿灿的，可能是鸟雀衔来的种子吧，长在半坡上。一片迎春花开得正好，迎着风微微摆动，像是一道道黄色的波浪。

走到半山腰，穿过一条盘山公路，再走大约十分钟，就到了观赏红叶红梅花的地方。梅花像烟霞一般萦绕在空中，宛若走进粉色的世界，一树一树有规则地间隔，顺着山势生长，互不影响，却又相互映衬，高低搭配，

俯仰生姿。树下是黄色的土地，被蹂躏得很结实，颜色和气味显得有些特别，可能是落花常年溶于土壤吧，土的颜色不完全是黄色，竟透着一丝粉红，泥土固有的土腥味少了，反而有一缕缕清香。

红梅的叶子还没长出，梅花就早早露出芳容。俗话说：“红花还得绿叶衬！”这话放到红梅这儿就不太合适，因为它是先开花后长叶，花凋落后，才慢慢长出叶子，而且，还是红色的叶子。所以，红梅不仅可以赏花，还可以赏叶，果实也能食用，只是味道有些苦涩。

我和妻子是中午一点多登山的人，还不多算。过了一会，登山的人突然拥挤起来，车一辆接着一辆，把盘山公路两旁都占满了。人们摩肩接踵，像赶集似的，欢笑声、赞叹声、拍照声，不绝于耳。

有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，只为了到这个网红地打卡。每个人都在拍照，每个人都是风景，就像一首诗写的那样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；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在这个红梅观赏处，游客都有一个粉色的梦，不管是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，梦就在这里，也在心里。

赏完红梅后，我和妻子继续攀登，山势很平缓，而且都是水泥路，走起来很轻松，只是太阳有些晒。很快就到了山顶广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气象塔，银白色的塔身，极富现代感，让人第一眼就喜欢上了。塔顶有几根长长的避雷针，高高耸立着。塔基下面是一块很大的石刻钟表，祥云浮雕两片白色的叶子一样衬托在下面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、庄重。

沿广场往西走，一座仿古八角楼拔地而

起，古朴、典雅、大方。大门和柱子上贴了八角楼对联，白色的汉白玉台阶和护栏装饰在八角楼底部。楼顶有一个金色葫芦，阳光照耀下，熠熠生辉。八角楼对面是一块金色凤凰浮雕，跃跃欲飞的样子逼真极了，旁边还有一棵梧桐树。

我和妻子下山时，已经是下午五点钟，看着路旁的松树、柏树、山腰的梅花，脚下的小草，我想了很多，一幅幅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：柳州种柳树的柳宗元，桃花坞种桃树的唐寅，西北大漠种杨柳的左宗棠，由这三位历史名人我又想到了在州城种红梅的人们。也许，他们仍在其他地方工作着，继续为人民服务；也许，他们已经致仕退休，垂垂老矣。不管处于何种境遇，当他们想起州城，想起这一大片红红红红时，心里肯定是喜悦的、幸福的。

# 又是一年春光好

贾鹏

“又是一年春光好，鲜花盛开的时节，天南地北春意浓浓，人们踏青赏花，共享生态之美。在秦岭腹地陕西商洛，红梅、迎春花等次第开放，吸引市民前来赏景。”这是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播报的。

在朋友圈看了这个新闻视频，作为商洛人，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感动。自己虽为普通民众，但却深爱家乡，对于家乡的一切更是情怀满满。

商洛地处秦岭腹地，秦岭最美是商洛。我的家乡洛南县在商洛市北部，虽是小县城，但也景色优美，风光宜人。只因气温较其他各县略低，春花绿叶会略迟来几日。

又是一年春光好，又是一季桃花红。

虽然桃花还未盛开，但是春风早已拂面。前几日，飘飘洒洒的春雨，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滋润了大地万物；微微的春风，暖暖的阳光，唤醒了花草鸟鸣；刚刚召开的两会，也为家乡的新一年的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。

春风得意，万物复苏。距县城不远的抚龙湖畔春意盎然，湖面的冰雪已消融殆尽，蓝莹莹的湖水倒影重重。湖边的公路规划合理、弯弯曲曲，好似一幅优美画卷。路旁山坡上的松林苍翠迷人，林间不时传来鸟儿们“叽叽喳喳”的嬉闹声。湖堤下面的村子，农民们已开始了春天的劳作，一块块菜地，一片片田野，充满了无限生机和希望。

县城街道干净整洁，清澈的县河水在晨光照射下波光粼粼，河边人行道旁的柳树已经苏醒，渐渐柔软的柳枝正在吐露新芽。

街道对面的馒头山上春光无限美好，青松翠柏容姿焕发，槐树、白杨等各色树木也正孕育着新生的叶芽，坡地畔的迎春花竞相开放，金黄色的小花朵如星星一般，点缀着翠绿的枝条，装扮着层叠的山坡，也陶醉了行人的心灵。

馒头山下的仓颉园即将五彩缤纷，春雨过后的竹林更加清秀动人，一树树红梅即将绽放，紫藤萝上新芽饱满，杏花桃花快要盛开。

又是一年春光好！春风春雨阳光暖，人勤春早百业兴。